

彝族医药史

李耕冬 贺廷超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序

彝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成员。彝族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样，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等人类文明。这些文明，无疑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在自然科学方面，彝族也是有所建树的。彝族先民不仅发明了火，开创了农业和畜牧业，发明了天文历法；还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传统医药。这一点，过去是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彝族医药史》一书，例举了大量的事实，追根溯源，旁证博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地再现了彝族传统医药走过的崎岖道路。

作为彝族，我为自己民族丰富的医药知识而自豪；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为中华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财富而欣喜。而更可欣慰的是久不为世人所知的彝族医药，纳入了科学的研究的轨道，正在被积极地有组织地整理、发掘和研究出来，造福于中华，甚至世界各国人民。这种新局面，在彝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才有可能办到。否则，彝族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医药遗产，很可能有失传湮灭的危险。

我曾想过要写一部关于彝族医药的书，但因事务太多，忙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没有机会下笔。令我万分高兴的是，现在

科技界的同志终于开始关注这项工作了。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所以这更是一项有意义有价值的探索，是一种创新。我希望，科研工作者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把彝族丰富的传统医药知识全面系统地整理、发掘、研究出来，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岭光电】

1983年6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第一篇 原始时期

第一章 原始群 保健卫生的萌芽	(2)
植物药的起源：采集活动	(3)
动物药的起源：狩猎、分割猎物	(4)
矿物药的起源	(6)
保健的起源：树叶衣、兽皮衣	(7)
药物加工的起源：火和木、石器的使用	(8)
动、植物的原始分类：雪衍十二族	(11)
第二章 母系社会：医药的出现	(14)
植物性季节	(15)
用植物命名的部落	(16)
对动物的进一步认识	(17)
支格阿龙与雷神的医药对话	(18)
第三章 父系社会：医药的缓慢发展	(21)
遗传学上的进步：由群婚到对偶婚	(22)

对生命产生的认识	(23)
阿金树和刺梨	(25)
关于不死药	(25)
蛇伤和麝香	(27)
疟疾	(29)
毒草	(31)
鬼巫的出现	(33)
火葬	(34)

第二篇 奴隶制时期

第四章 南诏前	(38)
邛人酿毒酒	(38)
公元六世纪前的彝地药物	(39)
“茶首”考	(48)
“牧靡草”考	(50)
“彼子”考	(53)
堂狼山毒草	(54)
芸香草	(55)
彝族针刺	(59)
第五章 南诏	(64)
作箭毒的独自草	(64)
南诏石榴	(66)
武色吞寻药	(67)
麻风与黑蛇	(68)
关于眼病	(69)
人的血气	(69)
第六章 凉山地区	(72)

巫的盛行.....	(72)
毕摩与苏尼.....	(74)
占卜与作帛.....	(75)
以“鬼”命名的疾病.....	(78)
对“巫”的怀疑.....	(80)
医算与《医算书》.....	(81)
《造药治病书》的内容和特点.....	(95)
冲出巫的羁绊.....	(101)
丰富的凉山药材.....	(102)
彝族医药和其他民族的医药交流.....	(106)
彝汉杂居区的医药.....	(107)
兽医药.....	(108)

第三篇 封建制时期

第七章 大理国时代	(113)
《元阳彝医书》.....	(113)
犀角之贡.....	(114)
麝香.....	(115)
金佛之病.....	(116)
瘴疠.....	(117)
几种药物.....	(118)
第八章 大理国后	(121)
《寻药找药经》.....	(121)
《献药经》.....	(123)
《滇南本草》中的彝药.....	(135)
《双柏彝医书》的内容与价值.....	(136)
《双柏彝医书》与《滇南本草》之关系.....	(145)

《本草纲目拾遗》中的彝药	(149)
《指路书》及其医药内涵	(172)
药物的加工制作	(175)

第四篇 近现代

第九章 曲焕章创制白药	(178)
曲氏生卒及族籍	(178)
曲氏医药知识的形成与白药的发明	(180)
白药的功效和特点	(184)
保险子的产生	(186)
白药以外的发明	(187)
在昆明的医药活动	(188)
逝于重庆	(190)
附一：曲焕章年谱	(191)
白药仿单概况	(192)
附二：曲焕章《自述》	(194)
附三：《百宝丹补叙》（曲焕章）	(195)
第十章 彝族医药研究进展	(196)
医药史的研究	(196)
动物药的研究	(198)
植物药的研究	(199)
实验室研究与临床应用	(200)

第五篇 彝医史事编年纪要

彝族史事编年纪要	(204)
----------	-------

结束语

第一篇 原始时期

远古——公元初年

距今约17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云南元谋上那蚌村一带，居住着和生活着彝族的远祖——元谋猿人^①。彝族先民从远古开始，在我国西南部的山林中，历经“架木而居”的阿略居子时期，知母不知父的图模时期，开始对偶婚的石尔俄特时期，到父子连名的武吾格自时期，度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生活。

在原始群——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原始的彝族先民同任何其他原始人类一样，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生存着，繁衍着。并且逐步从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的基本活动中，产生了最初的种植农业、畜牧业等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医药的萌芽也随之发生。

^①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一章 原始群：保健卫生的萌芽

原始的彝族先民最初是住在树上，过着“鸟鸣而起，鸟宿则息”的原始群生活。当时的人类以星云出没定时，以鸿雁来去定日，摆十二块石头纪月，栽十二棵树纪年^①。那时的生活，是一幅“兽与人同处，人与兽相随”的人兽共居的画面。

这时代的特点，是树居，集群活动。所以，也可以把这段历史称为“阿略居子”时期。“阿略”，凉山彝语作“猴”解。凉山彝文史书《勒俄特衣》中有一章《阿略居子时代》，云南《门咪间扎节》中的《猴子变成人》；以及贵州《西南彝志》卷五的《天地进化论》第一部分，都是讲的这段古远的历史。

尽管这还是原始彝族社会的初期阶段，但毕竟彝族先民们作为人类已经存在了。并且已经开始在实践中积累和产生各方面的知识，赖以生存繁衍。这些知识尚处在起源时期，是幼稚而又简单的。

原始彝族先民通过“吃草籽树果”的生活，进行了大量的采集野生植物的活动，从中认识到植物种类的不同，果籽味道的差异，以及服食后产生的种种生理现象，从而产生了植物药的知识；同样，通过“人与兽相随”的生活，进行了猎取动物，分割猎物，分享兽肉、兽血和野兽各部分器官的活动，从中认识到动

^①《西南彝志》：耿纪来定年，年树十二棵，署府来定月，月石十二块。不知耿纪年，从年树上看，不知署府月，从月石上察。

物种类的不同，动物各部分器官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动物学的知识；通过剥取植物的皮、叶和动物的皮、毛来作御寒的衣服，产生了保健的知识；火的利用和发明，更提供了便于肠胃道消化吸收的熟食，提高了人类的身体素质，也促进了药物的加工；在原始群时期，彝族先民还产生了动植物分类的方法。

植物药的起源：采集活动

采集野生植物的果、籽、根等，作为充饥的食粮，这是一切原始人类最初进行的活动。彝族原始先民也是如此。

凉山《勒俄特衣》中提到阿略居子们以“野果当吃饭”，云南《门咪间扎节》中描述变人之前的“猴子”们的生活更为具体：“树林阴森森，……层层的高山，都是猴子住。……爬在大树上，拿着树枝摇。……吃的是树果，长在树上长，生在树上生，树果当粮食。世上没有人，粮食也不有，牲畜也不有，火也不有，天天吃生果。”贵州《西南彝志》则有“没有粮食吃，吃草籽树果”的记载。

面对着浩大的绿色世界，最初先民们对植物的知识还几乎是零。他们对于植物的种类，树果的酸甜苦涩，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而是经过了成千上万年的艰巨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缓慢过程。起先，植物界对于刚刚诞生的彝族先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有的树果苦，有的树果酸，有的树果甜，苦甜认不得，树名认不得。”

但是，就在“吃草籽树果”的“树居”生活中，原始彝民群落对植物的认识开始了。他们通过平时对植物的服食经验，根据其甜酸苦涩的味道，在各种植物上打上标记，或命以名称。这样，对植物的认识便首先由“命名”开始。直到今天，彝族还有

这种以植物的味道命名的习惯。如金龙胆草，凉山呼之为“黑可节”，就含有象苦胆那样苦的意义。

对植物的辨认，作标记，打记号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汉族上古“刻木记事”、“结绳记事”的方法，在彝族却是用在认识植物中。古彝文史书《门咪间扎节》中这样写着——

小猴摘来果，
拿给他妈吃，
才知酸和甜。
母猴嘱咐小猴说，
小猴拿着藤子去，
苦树不要拴，
甜树拴起做记号。
树名认不得，
甜树果摘回来，
不甜的果不要摘。
一天认得一样。

这是就彝族的“神农尝百草”时期。是一种由被动继而主动的对植物界的摸索。这种对植物口尝身试，辨其甘苦的采集活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了关于各种植物的知识。植物药的发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彝族语言（凉山）中称医药为“补此”，意为草药、草木，很好地证明了彝族医药与植物的密切联系。

动物药的起源：狩猎、分割猎物

在原始群时期的彝族社会的自然环境中，除了繁茂的植物，便是众多的动物了。防御和猎取野兽，是彝族先民生存斗争的内

容之一。

当时的动物之多，可以从古彝文的记录中看到：

人们在当初，

不曾住地面。

野兽花斑斑；

跑在森林里；

人居于树上，

兽与人同处，

人与兽相随。

（《西南彝志》）

这些野兽，是彝族先民们的天敌，也是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来源。在猛兽袭来时，原始彝民不得不群起而攻之，杀死野兽，保全自身。在天寒地冻，植物果、籽都无法采摘时，野兽更成了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

长期和野兽接触的过程中，原始彝人对动物的知识也随之发生和积累着。对不同的动物，首先是分别出各自的名称。凉山《勒俄特衣》书中一开始便有鹿、云雀、蚱蜢、水獭、岩峰、苍蝇、猫、公獐、松鼠、蚂蚁、岩燕、蛙、鹰、蛇、熊等动物的记载。而这些动物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后来都被彝族先民作为药物使用。

丰富的动物资源，促进了狩猎的发展。《西南彝志》载上古的彝族先民在狩猎中，“猎获鹿和熊，堆积如山岗，数也数不清”，“猎得的鹿子，猎得的豹子，猎得的老熊，成千成万啊”。从这些记录中，说明当时动物的丰富和狩猎的发达。

对猎物的分配，就必然要实行解剖和分割动物各部分的手续。而在这道工序中，自然地便产生了原始解剖学和动物器官学的知识。首先是建立了动物的血、骨、肉、胆、肾(鞭)这些概念。后来产生的动物药便是从这里发生的。

原始彝民是怎样分割（分配）动物的呢？当其捕获猎物后，便“念过祭猎经，大家分猎物，獐肉分猎人，獐血喂猎狗，獐头和獐肾，獐牙和獐肋，獐骨和獐胆，一起给阿英”。（出云南《指路书》，详第八章）

解剖之细，确是很完备的。除此之外，还有了“牛内脏，羊内脏”的概念。从这些活动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彝族至今喜欢用动物的肉、血、骨、胆、油、肾鞭乃至分泌和排泄物来作药物。

矿物药的起源

尽管彝族医药中使用的矿物药很少，但它们的起源却是很早的。远在彝族先祖从事狩猎和放牧的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药用矿物治病的萌芽。

最先使用的矿物药，当是天然生成，不必冶炼熬制的物质，如天然硫黄、天然火硝和天然的盐块。

古代哀牢山礼社江的彝族狩猎时，发现除岩羊外，其它野兽身上常会长一些寄生虫，或是患皮肤病。为了弄清岩羊不长寄生虫不患皮肤病的原因，他们反复跟踪观察。后来发现活跃在峭壁悬崖间的岩羊，常常在出产天然硫磺和火硝的岩谷间打滚，摩擦。于是，猎手们把这两种物质采集回来，用于饲养的家畜的寄生虫和皮肤病的治疗。后来，当他们自己患了这类皮肤病时，也同样用硫磺和火硝的混合物来治疗^①。由于这两种物质的治疗效果确切，一直延用不衰，至今依然。

彝族居住的哀牢山和大小凉山的河谷间，均盛产天然硫磺和火硝。这就为这个矿物药治病传说添加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

^①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把它看作是彝族矿物药起源的生动、真实的写照。

彝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制盐技术。在《勒俄特衣》中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时，就出现“盐（③音扯）”这个词。《汉书》也有“定笮，出盐”的记载。“笮”是竹索的意思。定笮，是今盐源一带即雅砻江、金沙江沿岸在两汉时的称呼。《元和郡县图志》释为：“凡言笮者，夷人于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都皆是近水置藤桥处。”

定笮的盐，其开发最迟在东晋。当时的《华阳国志》记载：“定笮县，……县在（越嶲）郡西，渡泸水刚微白摩沙夷，有盐池，秋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可见彝族先民在奴隶社会之初，已懂得制盐技术。以后历代皆有彝族盐井的记载。北宋朝廷征询《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关于禁盐利弊时，沈括的回答中就有“忠、万、戎、泸间夷界小盐井尤多，不知故盐又如何止绝”之说。说明彝族开发盐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盐井”彝称“扯脚”，意为“出盐的孔洞”。

盐的开发利用，在彝族医药中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是提供了食物中所需的盐，满足了身体发育的需要。其次是使用于伤口清洗，以及饲养牲畜等。凉山《玛木特衣》彝书中有关“牲畜要喂盐，盐会长成膘”的训示。彝族民间一直有以盐喂牲口，盐拌草药熬吃，和盐水洗伤口的习惯。

保健的起源：树叶衣、兽皮衣

原始社会之初，人原是赤身露体的。裸露的身体易受风雨霜雪的侵袭，发生疾病；同时也易被虫兽石木所害，发生外伤。为了保护身体，免遭气候和动植物的伤害，原始彝族先民学会了从植物和动物取得御寒和防护身体的材料——树叶、树皮和兽皮。这便是彝族医药中保健知识的起源。

最初的衣服是用树叶做的。正如彝族史书所载：“树叶当衣穿”，“爬在大树上，拿着树枝摇，穿的是树叶”。

树叶做衣服，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表明彝族先民能够进行自身保健，这是其它动物永远做不到的。

随着狩猎的发展，获的动物的皮毛，便被剥下来作了人的保暖衣。这比起树叶衣来又前进了一步。同时也含有一种仿生学的萌芽。彝族先民（其他民族亦如此）观察到奔跑着的野兽，既不易受伤，又不受寒受冻，便意识到这全是那层皮毛的作用。于是，便效仿着动物，穿起用兽皮制作的皮衣。这一来，就更大大增强了人的身体的抵抗寒冷和疾病以及外伤的能力。

不仅上古的彝族先民“穿的是兽皮”，千百年来，直至今天，彝族仍有穿羊皮、鹿皮等动物皮毛缝制的衣褂的习惯。

这种穿兽皮的习惯，在彝族社会的各个阶段中，都有存在。如《蛮书校注》载：“磨蛮、亦乌蛮种类也……男女皆披羊皮”；《新唐书·南蛮传》载“男女衣皮”；《永昌郡传》载“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白狼歌》中亦有“阻苏邪犁（译为：食肉皮衣）”的歌词；《太平寰宇记·戎州》载彝族先民“衣绯衣，羊皮，莎草”；《新唐书》载“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皆衣牛羊皮”；《蛮书校注》又载：“（乌蛮）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新唐书》还记载彝族先民中“酋长衣虎皮”，即指部落首领的兽皮衣为虎皮的事实。

关于“衣”的发生和进步，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彝族医药中的保健知识，同样是起源于原始彝民的采集野生植物和狩猎这两项最基本的活动。

药物加工的起源：火和木、石器的使用

在采集野生植物和猎取禽兽的劳动中，彝族先民已会使用简

单的木、石工具。

猎物需要切割、分配，这就促使了石片、石刀的打制和使用；坚硬的树果需要敲碎，植物的根茎需要挖掘，这就促进了石锤、木锄的制作和使用。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原始彝民除利用自身的牙、手，进行加工外，还利用诸如石块、石片、木棍等简单工具进行加工。这些行为也是药物加工的起源。

石块，是应用最普遍的工具之一。“支起平石板，咬不动的果，就用石头敲”。这种原始的加工痕迹一直遗留到今天的彝族民间。在彝族聚居的山区，彝族对许多药物的加工方法常说“舂烂”、“捣烂”，就是含有用石块砸碎、舂绒的意思。

彝文史载一个叫做“史慕魁”的人，“他教点起火，点火避野兽。”（《西南彝志》）史慕魁是彝族先民传说中火的发明人。其实，他也是代表一个原始族群。这段原文又译作：“到了史慕魁手里，发明用树枝取火，烧起熊熊烈火，野兽就跑开了。”从这个对照里，可以知道史慕魁大约是用“钻木取火”的方法，相当于汉族的燧人氏，或者伏羲氏，或者黄帝的钻木取火。

另一种说法，则是“击石取火”。这是彝族先民在以石器加工（即敲打）野果之类的食物时偶然发现的。说是偶然，其实却带有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因为石块与石块之间撞击发生的火花，终归会不止一次地引燃干燥的树枝或野草，这就给原始彝族先民以极大的启示去击石取火。今天的彝族民间，许多老人都随身带有火石、火镰、火绒，他们宁愿使用古老的方法取火而不用火柴。这也可算作原始的遗风吧。

实际上，彝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火。据考古发现：在元谋猿人驻地发现有炭屑和黑色烧骨，其年代同元谋猿人一样，远在170万年前^①。

^①赵瑛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

在云南的彝文史书上载有关于击石取火的发明过程：

咬不动的果，
就用石头敲，
击石起火花，
树棍已燃着。

火的发明，彝族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击石取火这点上，是与汉族的“钻木取火”不一样的，汉族上古关于火的发明中，没有击石取火这种记载。

火的发明，除了躲避野兽，抵御寒冷之外，火的最大贡献恐怕就在于熟食。有了火，生水变成了开水，生果变成了熟果，生肉变成了熟肉。熟食对于人类的健康和防治疾病，起的作用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彝族先民甚至把生食与熟食作为人与动物的最后分界线，可见其对火导致熟食这一变化的重视。当时——

石板上有水，
那个老猴子，
用石敲石板，
敲出火花来，
石板下的树根着了火，
石板上的水烧开了，
树果也就煮熟了。
.....
从此认得煮熟吃。
一天学一样，
猴子变成人。

火的发明，结束了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同时人们在生与熟的对照中发现了味道的不同：“熟的吃一颗，生的吃一颗，熟的吃着甜，生的吃着苦。”不仅是苦与甜的差别，熟食